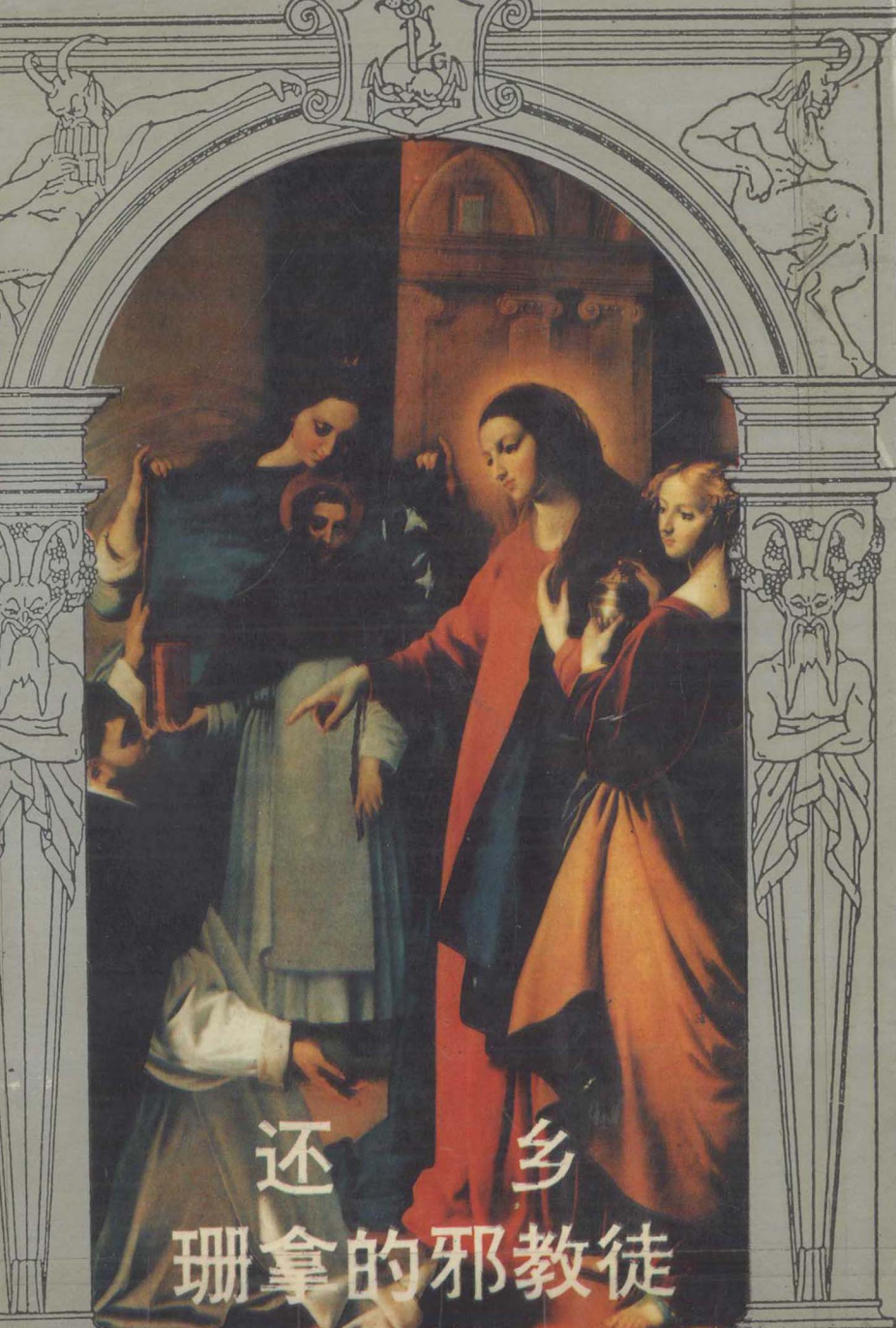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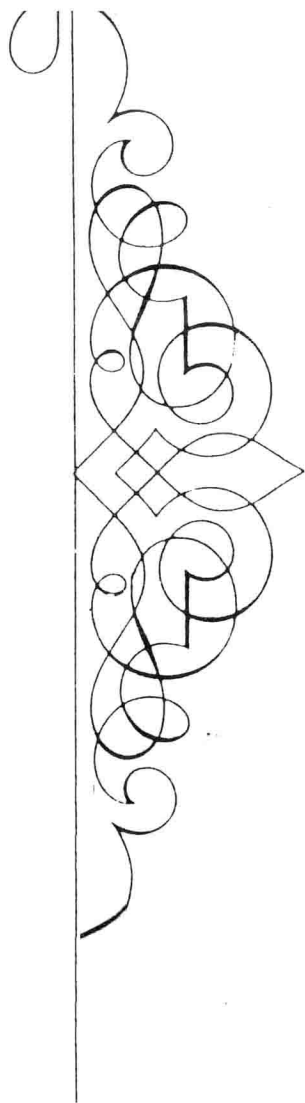
还乡
珊拿的邪教徒

〔英〕哈代著 王实味译

还乡

〔德〕霍布门著 王实味译

珊拿的邪教徒



责任编辑 伍国庆

整理者 冯陈任

封面设计 胡 颖

• 旧译重刊 •

还乡·珊拿的邪教徒

〔英〕哈代〔德〕霍布门 著

王实味 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张：17.625 印数：1—5,000

ISBN7—80520—481—0 / I · 297

定价：（平）11.80元 （精）14.3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还乡（英 哈代）

□序 (1)

□第一部 三个女人 (2)

- 一 一张不大受时间影响的脸子 (2)
- 二 人类与苦恼携手登场 (7)
- 三 乡间的风俗 (14)
- 四 停车在驿路上 (39)
- 五 在诚实人中间的困窘 (45)
- 六 天边人影 (60)
- 七 夜之后 (76)
- 八 自己还不知道泄露了的密会 (84)

九	爱情使一个聪明人使用谋略	(91)
十	一个想劝服人的无望企图	(102)
十一	一个诚实女人的不诚实	(112)

□第二部 归来 (123)

一	关于归来者的消息	(123)
二	花了村的人们准备欢迎	(128)
三	一句话怎样地引起了一场大梦	(134)
四	乌斯塔霞被引动而作一奇举	(139)
五	月光中	(150)
六	两人亲面接触了	(158)
七	美人与奇人的合作	(171)
八	一颗柔的心也现了坚强	(181)

□第三部 诱惑 (194)

一	“我的心于我乃是一个王国”	(194)
二	新方针使人失了望	(200)
三	一出老戏的第一幕	(210)
四	一刻的幸福和许久的悲哀	(226)
五	谈了无情的话危机随之	(235)
六	岳伯莱去了破裂不可收拾了	(244)
七	一天的早晨和晚上	(252)

八 一支生力军把局势改变了	(267)
---------------------	-------

□第四部 关闭的门	(277)
-----------------	-------

一 池畔的冲突	(277)
二 苦恼灾祸相循但他却唱一支歌	(284)
三 她出门去消解她的抑郁	(296)
四 采用了强制手段	(309)
五 横跨荒原的行程	(317)
六 一个阴差阳错与其对岳伯莱太太之影响 ...	(322)
七 两个亲人的悲剧的会晤	(334)

□第五部 发现	(352)
---------------	-------

一 “为什么不使一个不幸的人死去呢”	(352)
二 一件不可解的事有了端倪	(361)
三 乌斯塔霞在一个晦运之晨装饰她自己	(373)
四 一个已半被忘却的人之趋奉	(383)
五 一件旧勾当又无心地重演了	(389)
六 汤麻沁与她底堂兄理论后来 他写了一封信	(396)
七 十一月六日之夜	(404)
八 风雨黑暗与焦急的彷徨者	(412)
九 声与光使彷徨的人们聚在一起了	(424)

□第六部 结局 (436)

一 必然的事态之进行 (436)

二 汤麻沁在那罗马大道边一片绿茵上散步 ... (446)

三 克林姆与他堂妹的重要谈话 (450)

四 花了村又有了欢欣的事
克林姆也找到了他的职业 (456)

□珊拿的邪教徒（德 霍布门） (469)

下面这些姑假定为发生了的故事，其发生年月可以说是在1840—1850之间，当时那个叫做“博地莫斯”（Budmouth）的旧海滨避暑地，依然保有着乔治王朝时代（1714—1830）的繁华与声誉之余荣，足以使一个内地的寂寞居民的浪漫而好幻想的心灵为之倾倒。

在用为书中故事之凄凉背景的“爱格敦荒原”（Egdon Heath）名称之下，是连合着或代表着许多不同名称的荒原的，其数至少有一打，这些荒原在性质与代表上实际是一个样子，虽然它们原有的联合或一部分联合，现在有点被许多零乱的，一条一块的开垦得或已经肥沃，或差可耕种，或依然不毛的田亩，和种成了树林的地方所掩没了。

梦想着这广大的旷野上（本书所描写者为其西南部）也许有一个地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威赛克斯（Wessex）之王——李耳（Lear）的荒原，这是很愉快的。

哈代 一八九五年

□第一部 三个女人

一 一张不大受时间影响的脸子

一个十一月的礼拜六下午，将近黄昏了，那被人称作爱格敦荒原的浑无涯际的大旷野，渐渐把它自己染成了黑褐色。在上面，那掩蔽了天宇的，微带白色的辽阔云穹，就象是一顶把那整个荒原作为地板的天幕。

遮在天上的是惨白的云幔，复在地上的是黧黑的草木，地平线上的天地交点现得清清楚楚。在这种反衬之下，那荒原就象是夜之领域，而那夜是在它的天文时刻未到以前已经取得了它的地位：在这儿黑暗已很深沉了，同时白昼还明晰地立在天上。抬头看天，一个砍柴人就还想继续工作；俯首看地，他就要决计收拾柴担回家去了。那远的天与地的边缘，好象既是时间的分界，又是物质的分界。那荒原的表面仅用它的脸色就可以使天色早黑半点钟；同样，它还可以阻碍黎明的破晓，减少中午的光明，预示将要发生的风云变色，加深无月时中夜的晦点使人恐怖和颤栗。

事实上，当它转入于夜之黑暗的瞬间，才正是那爱格敦旷野的伟大特殊的壮观开始的时刻；凡是不曾在这种时刻身临其地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了解那荒原的。当你不能清楚看见它的时候，你可以充分地感受它；它的全部力量 and 意义，都展现在此时和次日黎明以前的时刻：这时候，只有这时候它才现出它的真象来。这地方真真是夜之密友，夜的本体一显露，就可以看见它的阴影与那野景显明地要结合起来。那丘谷连绵的幽暗旷野，好象升腾起来，以纯洁的同情心去会合那暮霭，在天掷下黑暗时，地也同样迅速地冒出黑暗。于是，空中的黝暗和地上的黝暗在一种黑色的友谊团结中接合了，趋向那团结时各走了一半路程。

此刻，这地方变得充满着专心的体察；因为，在旁的事物深思着沉入睡乡时，这草原却慢慢觉醒过来而静听着，每天夜里，它的巨形都象期待着什么；可是它象这样不动地期待着已有这么许多世纪，经历了这么许多事物的变动，使人只能想象它是在期待着一个最后的变动——那地球的末日。

在那些喜爱它的人们的记忆中，这地方常留给一个特殊的，和蔼可亲的印象。那些名花珍果，笑靥宜人的原野常不如此，因为它们有比它这种给与更得人喜欢的出产，仅用这个就永足以使人适意了。暮霭与爱格敦荒原的景物团和在一起，发出一种庄严而不酷烈，感人而无炫示，婉言中有魄力，单纯中有伟大的东西来。一个监狱前面的装饰工事常比一所倍于其大的巨厦前面的装饰工事要壮观得多，就是那种壮观给了这荒原一种崇高，在那崇高中，绝对没有具有流俗的被人称誉的地

方。美景良辰，两难具备，何等愉快；呀，试想虽有美景而无良辰，又何等可惜！一个过于欢娱的地方之讽刺，比之于一种过于凄凉的环境之压迫，常常更使人在理智上感觉痛苦。一般人常是爱悦那种叫做动人与好看的美，萧瑟的爱格敦却需要一种更微明，更稀少的心性，一种更新近意识到的感兴才能了解它。

真的，这种正常的美之独占的统治，是否已至末日实在是问题。新的淡泊谷（*Vale of Tempe* 极乐谷之意）许就是苏勒（*Thule*，世界极北地）中的一个凄凉的荒野：人类的心灵将渐渐与黯淡的外物接近融洽，这种黯淡是我们人类青年时所不喜欢的。一个荒野，一个海或是一座山的纯洁的崇高，将成为自然中与较有思想的人类之心情绝对融洽的一切，这种时候如果还没有真真到临，也似乎近在眼前了。最后，对于最平常的游历者，象冰洲（*Iceland*）一类的地方也将变成他此刻所喜欢的，充满着葡萄园和番石榴花园的南欧；当他从阿尔卑斯山急趋雪维宁根（*Scheveningen*）沙漠时，经过海德堡（*Heidelberg*）和巴丹（*Baden*）时他怕会毫不置意了。

最彻底的禁欲主义者也会觉得他有一种在爱格敦荒原上徜徉的自然权利：把自己展现在这种力量之前，他便要作应有的放纵了。如此柔和的颜色与美丽，至少是万有的天赋。只有在最晴朗的夏日，它的情调才稍见活泼。庄严的路比光明的路更常达到深刻，而这种深刻是常在冬日的晦黯中，暴风雨中和大雾中出现。这种时候爱格敦就被唤起了共鸣，因为暴雨是它的爱者，狂风是它的友人。在这种时候，它变成了奇异幻象的故

乡；这时人才看出它是前此为人所不知的，那些阴暗的荒野区域的本源，在中夜惊险与祸害的梦寐中，那些荒野区域好象隐约地在环绕着我们，但梦后我们永不再想到它们，除非被相似的境地重行唤起记忆。

现在，它是一个完全与人性相适应的地方——既不可怕，又不可恨，也不丑陋；既不平淡，又不乏味，也不熟腻；不过象人一样，渺小而历久；同时，在它那棕黑色的单调中有着奇特的庞大与神秘。象对于有些长久离群索居的人一样，寂寞的面容似乎改变了。它有一张枯寂的脸子，隐示着悲剧的可能性。

这无闻的，荒废的，被弃置的乡村在 *Domesday*（威廉一世时所制之英格兰陆地测量图）之中却绘着。其中记载它的状况是蔓草，荆棘，刺藤的荒原（*Bruaria*）。——接着记载它纵横的里数（*leagues*），虽然这种古尺度的确实长短不大能够决定，但从图形上看，爱格敦的幅员直至今日也没有减小许多。*Turbaria Bruaria*——荒草割刈权——须由治区特许。‘蔓草和苔藓生得过多’上述的这荒凉乡区的 *Leland*（未详，按文情当系英国古官之名称）说。

关于风景，这儿至少有些显明的事实——那些使人真正满足的供人远瞻极瞩的境地。爱格敦现在是一个不可驯服的敌视一切的东西，过去也是。文明乃是它的仇敌，从草木初生的时候，它的土地就披上了那种古老的棕黑衣裳；那特种岩层的天然一律的外衣。在它古老的外衣上，露有一种讽刺人类对于衣饰之虚荣心的岩脉。一个人穿着现代式样现代颜色的衣服在一

个荒原上，多少有些怪状。我们似乎需要那种最古老最简单的人类衣服，既然地球的衣服是如此古朴。

在向晚与夜之间，如象此刻，斜倚在爱格敦荒原中部一棵荆棘的残干上，在那儿，眼睛除了那荒原的高起与凸出部而外再不能看见世界上任何事物，环望爱格敦的范围尽是生草的旷野，同时又知道周遭和地下的一切，都是象头上的星一样从有史以前到如今都无变动，这很足使那浮在变幻中的，被那难压抑的‘新异’所聒扰的心得到镇静。这伟大不可侵犯的地方，有着一一种连海都没有的悠久的永恒不变。谁能说某一个海是古老的呢？被太阳蒸发着，被月亮压挤着，海在一年中，一天中或一个钟头中就变了样子。沧海是变迁的，桑田是变迁的，河，村和人都是变迁的，只有爱格敦永是这样。它那些地面并不怎样险峻致遭风雨之剥蚀，也并不怎样平坦致为洪水与沉淀所损坏。除了一条古老的大道和一个将要述及的，更为古老的坟冢而外，——因为长期的存在，它们本身也差不多结晶为自然的产品了——最细微的不整处也不是锹锄犁耙所致，而是最后一次地质变动原有的痕迹。

上述的大道，从一种地平线到另一地平线穿过这荒原的许多较低洼处。它的路线有许多部分重叠于一条老的临近的路上，这路是附近那罗马人的大西路 *Via Iceniane*（依肯尼尔德大道）的枝路。在此刻叙述的这天晚上，可以看出虽然昏暗之增长已足够隐混那荒原上的微小物事，这条大路的白色地面却依然象平时一样明晰。

二 人类与苦恼携手登场

一个老人沿着这条路走着，他象座山一样头上雪白，背佝偻着，整个身躯都现着衰颓。他戴着顶放光的帽子，穿了一身古舟子的斗篷，着了双古式鞋子；他的铜衣钮表面上铸着一个锚形。他手中拄着一根银头的行杖，用来直象是他的第三条腿，每行几英寸远总要用它的尖端在地上捣一下。人会以为他在少壮时是个什么海军军官。

在他前面的是那冗长累人的路，干燥的，空虚的，白色的。路之两旁全是荒野，它把那庞大昏黑的地面分作两部，就象是一头黑发的分发线一样，渐渐绕屈消逝于极远的地平线上。

这老人时时举目向前注视他还得走过的那旷野。后来，他看见在他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点走动着的黑点，好象是一辆车，看得出是与他自己向同一趋向走去。它是这地方所包含的惟一生命原子，不过衬得一般的荒凉更加明显了。它的进行速率是很迟缓的，老人看着看着追上了它。

到近前时，他看出了那是一辆弹簧运货轻车，形式是一般的式样，只颜色特异些——一种黯红色。赶车的在车旁走着，如他的车一样，他也是全身通红。那红色污染在他的衣服上，帽子上，长靴上，脸上和手上。那红色并不是暂时涂在他身上：它浸透了他。

老人懂得这是什么意思。那伴着车子的旅客是个红染匠^①——一个以供给农人红色作染绵羊之用为职业的人。他是那很快地消逝于威赛克斯区（*Wessex*）的一大群里的一个，现在在这旷野的地方服务，这地方，在前一世纪还是杜杜鸟（*dodo*）在动物界中占据的处所。他是废弃的和流行的生活方式之间一个奇异的有趣的，将近沦灭的炼环。

那衰老的军官渐渐走到那与他同路的旅客跟前，并问他晚安。那红染匠掉转头，用一种凄然的心中有事的语调回答他。他很年青，他的面孔是如此地近于美好，——如果还不就是美好的话——没有人会说一句反对的话，说它本来的颜色不是真正美好。他的眼睛从脸上的污渍中奇异地闪动着，它的本身是很动人的——象鹰隼一样锐利，象秋雾一样浑蓝。他没有上髭，也没有胡须，这使他面庞下部的柔和曲线毫无掩蔽。他那好象因沉思而摒合着的上下唇是很薄的，两嘴角时而现出一个可人意的抽搐。他全身穿着一套紧身的厚绒布衣服，质料很好，也不怎样破，正适于他的工作；但因他的职业关系把它本来的颜色污去了。他的身材藉它更得了一种美态。围绕着这人的一种颇堪温饱的神气，使人觉得按他的地位说他并不算穷。观察他的人自自然然地要问这么句话：这样一个有希望的人为什么取了这种怪异职业隐匿他动人爱惜的仪表呢？

回答那老人的问讯以后，他并无想继续谈话的意思，虽然

^① 红染匠——原文为 *Reddleman*，参阅第一部第九章，应译作“采掘红垩土贩卖的人”，兹姑以红染匠三字代之，因一时殊想不出简当译名也。

因为老人很想搭伴儿他们还在并排走着。除了那围绕着他们的昏黑荒野上怒号着的风声，车轮的轧轧声，两人的脚步声和那拉着车的两匹鬃毛蓬然的小马的啼声而外，什么声音都没有。两马小而耐劳，种类属于 *Galloway* 与 *Exmoor* 之间的一种，在这儿被人称作“刈草者。”

现在，他们这样一面赶着路，那红染匠时而离开他的伴儿走到车后，从一个小窗子向里面看。看时老是很焦急的。看后他就回到老人身旁，老人又提出一句关于乡间情形之类的话说，红染匠又心不在焉地回答他，于是他们又堕入沉默中了。对于这沉默两人都没有什么不自然的感觉。在这种荒凉的地方，旅客们常是在互相问讯之后，趑行许多哩不说一句话；接近的结果是一种无语的交谈，可是与在城市中不同，这种接近一接近就极少离弃，而不离弃的本身就是交谈。

如果不是因为那红染匠时时看他的车子，他们俩也许直到分别不再说话。当他第五次看他的车子回来时，那老人说道，“那车中除了你的物件而外还有别的东西么？”

“是的。”

“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吗？”

“是的。”

在这交谈以后不久，一个隐约的叫声从里面发了出来。那红染匠急急转身向里面张了一张，又走回来。

“你那里载着个小孩么，伙计？”

“不是，先生，是一个女人。”

“你真碰鬼！她为什么叫呢？”

“哦，她睡熟了，因为不惯旅行，她心神不安，老是作梦。”

“是个年轻的女人吗？”

“是的，一个年轻的女人。”

“这在四十年以前定会引起我的兴味。她许是你的老婆吧？”

“我的老婆？”另一个痛苦地说。“象我这样的人是不配娶她的。但关于这事我并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很对。但你也没有不告诉我的道理吧。我会对你或是对她有什么伤害呢？”

那红染匠注视着老人的脸。“好的，先生，”最后他说，“我在昨天认识了她的，但如果我不认识她也许好点儿。不过她之与我无关系，正如我之与她无关系一样；如果在那儿有一辆较好的车子载她，她也不会在我的车中了。”

“在那儿呢，我可以问么？”

“在昂格尔堡。”

“那镇市我很知道。她在那儿做什么呢？”

“呵，没有多少——可谈。不过，她此刻疲倦死了，一点也不舒服，这就是她心神不安的原因。一点钟以前她微微睡熟了，那与她很有益处。”

“不用说，是个好看的女孩子吧？”

“可以说是。”

这一个旅客就很感趣味地转眼看着那车窗，一面看着一面说道：“我想我总可以瞧瞧她吧？”